

〔明〕冯梦龙原著

曾胡 主编

喻世明言赏析

下

（白话本）

警官教育出版社

I242.3 / F1
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赏析丛书

I242.3

F1

3

喻世明言赏析

[明] 冯梦龙 原著
曾 胡 主编

南京铁道医学院图书馆
藏书

93

20



ZL175913

警官教育出版社

1093

1093

〔京〕新登字167号

世 赏



ZL175913

喻世明言赏析（上、下册）

〔明〕冯梦龙 原著 曾 胡 主编

※

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

北京西城区绒线胡同贤孝里14号

邮政编码 100031

※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怀莱装璜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开本：1/32

印张：23 字数：497.5千字 印数：1—4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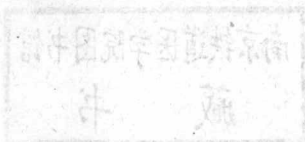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4月第1版

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1027-176-8/G·27（全套） 定价：14.00元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主编 曾 胡
撰稿 黄卫华 张 欣 梁沙沙
田 军 胡白玉 李勇翔
蔡考元 王万虎 王长明
王芬孩 刘召弟



首都出版集团

1083

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

白话译文

贯逼身来不自由，几年辛苦踏山丘。
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。
莱子衣裳宫锦窄，谢公篇咏绮霞羞。
他年名上凌云阁，岂羨当时万户侯？

这八句诗，是晚唐时贯休所作。这个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，因为躲避黄巢之乱，来到吴越，将这首诗献给吴越王钱鏐请求进见。钱王一看见这首诗，极为赞叹欣赏，但是又嫌诗中“一剑霜寒十四州”一句，缺少宏阔壮大的意境，于是派人对他讲，让他将“十四州”改为“四十州”，才允许相见。贯休听了这话，吟诗四句，诗写道：

不羨荣华不惧威，添州改字总难依。
闲云野鹤无常住，何处江天不可飞？

吟完之后，飘然而入四川。钱王懊悔，又追赶不上。贯休真是一个高僧呵。后人有些诗讽刺钱王，说：

文人自古傲王侯，沧海何曾择细流？
一个诗僧容不得，如何安口望添州？

这首诗是说钱王度量狭窄，所以不能大展霸图，仅仅当个一十四州之主。话虽这样说，像钱王生在乱世之中，独霸一方，做了个一十四州之王，称王称帝，非同小可。你可知钱王是谁？他是

什么样出身？有诗为证：

项氏宗衰刘氏穷，一朝龙战定关中。

纷纷肉眼看成败，谁向尘埃识骏雄？

话说钱王，名鏐，字具美，小名婆留，是杭州府临安县人氏。他母亲怀孕时，家中经常发生火灾，等到来救火的时候，火却又不见了，全家都奇怪。忽然有一天，黄昏时候，钱公从外面回来，远远望见一条大蜥蜴，在自己屋上蜿蜒而下，头垂到地上，大约有一丈多长，两只眼睛熠熠发光。钱公大吃一惊，正想叫喊，蜥蜴忽然不见。只见屋子前后火光冲天，钱公以为失火了，急忙向邻居呼喊求救。众人有的已睡下，有的也还没睡，听说钱家失火，都爬起来，拿着挠钩水桶来救火时，哪里有什么火！却听到房中传来呱呱哭声，原来钱妈妈已生下一个孩子。钱公因为自己错喊了救火，烦扰了邻里乡亲，十分惭愧，正过意不去，又见了那条大蜥蜴，都是怪事，心想所生孩儿，肯定是个妖物，留下也没用，不如淹死了他，以绝后患。也是这个小孩儿命不该绝。东邻有个王婆，平生好念佛，好行善，与钱妈妈往来最密切。这天晚上，因为钱公喊救火，也跑来看。听说钱妈妈生产，于是进屋帮忙，见生下孩子，欢天喜地地抱到盆中给孩子洗澡。被钱公猛然抢过孩子，按到浴盆里面，想将他溺死。吓得王婆慌忙大叫委屈，用身子护住孩子，不容他下手，连声说：“罪过！罪过！这孩子受了一场磨难轮回，投身做了男子，他有什么罪孽，你要将他淹死！古人说：‘虎狼也有父子之情。’你老人家这是为了什么？”钱妈妈也在床上叫喊起来。钱公说：“这孩子临产时，家中有许多怪事，只怕不是好东西，留下也是祸害。”王婆说：“这么一点点小孩子，哪里就能说上是好是坏。何况贵人出生时，也大多有奇异的征兆，说不定反而是吉利。

你老人家如果不肯留下这孩子，让我老婆子领了去，过继给没有孩儿的人家养育，也是一条性命，为你老人家也免了一些罪业。”钱公被王婆苦苦劝住，只得留下，取了个小名，就叫做婆留。有诗为证：

五月佳儿说孟尝，又因光怪误钱王。

试看斗文并后稷，君相从来岂偶然？

古时候姜源受了巨人足印的感应怀孕生子，因为害怕而将他丢到野外，百鸟都展开翅膀盖着他，三天过去也没死。重新捡回抚养，所以起名叫弃。等到长大以后，天生的圣贤品德，能够播种五谷。尧帝任命他做后稷这个官，专门掌管粮谷耕种，这就是周朝的始祖。到了武王的时代，开创了周家八百年的基业。还有春秋时楚国大夫斗伯比与邲子的女儿偷情，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她的母亲邲夫人认为不雅，暗自丢到梦泽之中。邲出去打猎，到了梦泽，看见一只老虎跪在地下，用奶喂一个婴儿，邲子心中非常怪异。那只老虎喂完孩子后自己离去了。邲子让人抱了这个婴儿回家，对夫人夸奖说这个小孩肯定是不一般的人。邲夫人认出正是自己女儿生的，于是把实情说了出来。邲子就把女儿许配给斗伯比做妻子，让他抚养这个小孩。楚国的当地话把“乳”叫做“谷”，把“虎”叫作“於菟”，由于有虎乳这一怪事，所以取名叫谷於菟。后来长大就作了楚国的令尹，就是今天传说中的楚令尹子文。所以说：“贵人无死法。”又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现在所说的这个钱公一心想淹死孩儿，又被王婆留住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

闲话少说。再说钱婆留长到五六岁，气概便渐渐与众不同，相貌雄伟，体力极大，和邻里的小孩子们玩耍打闹，就是十多岁的孩子也打不过他，只好让他作头。这个临安里面有一座

山，叫做石镜山。山上有块圆圆的石头，光滑得象镜面一样，可以照见人的模样。钱婆留每天跟小孩们在山边玩耍，石镜中照见钱婆留头带冕旒，身穿蟒衣玉带。小孩们都吃了一惊，一齐说是神仙出现了。只有钱婆留毫不畏惧，对小孩们说：“这镜子中的神仙就是我，你们见了我都应该下拜。”小孩们排队在他身前下拜，婆留心安理得地受了礼，后来习以为常。有一天回去后，向父亲钱公告诉了这件事。钱公不信，同他到石镜前照看验证，果然是这样。钱公吃了一惊，对着石镜暗暗祈祷说：“我儿子婆留如果真有富贵的一天，能使钱氏宗族昌盛，希望神灵隐去镜中的形象，不要被人看见，否则恐怕惹下大祸。”祷告完后，让婆留再照时，只看见小孩儿的模样，并没有王者的衣冠。钱公故意骂道：“小孩子家眼睛看花了说谎，下次不许这样了！”

第二天婆留再到石镜边玩耍，小孩们看不到神仙，不肯下拜了。婆留想了一个计策。那块石镜旁边，有一棵大树，粗百围，枝叶繁茂，可以遮盖数亩田地；树下有一块大石头，有七八尺高。婆留说：“这棵大树可以当做宝殿，这块大石头可以当作龙案，哪个先爬上龙案坐下的，就是登上宝殿了，大家都要下拜祝贺他。”小孩们齐声说好，一齐来爬，那块石头又高又陡又滑，怎么爬得上？婆留天生的身材矫健轻捷，又很聪明，他想到大树树身上，有几个木疙瘩，可以借脚力，算计在心里后，跳上树根，一步一步攀缘而上。大约离地一丈左右，看准了大石，放手往下一跳，端端正正坐在了石头上。小孩们喊了一声，都拜倒在地上。婆留说：“今天你们服不服？”小孩们都回答说：“服了。”婆留说：“既然服我，就要听我的号令。”于是折了些树枝，装作是旗帜，两人一对，排成队伍，不许混乱。从此开始，每天

排队参见行礼。或者用纸剪成青旗红旗，分成两支军队打仗作战。婆留坐在石头上指挥，一进一退，都有规矩法令；如果违反他就打，小孩们打不过他，只得依从他，没有不害怕的。正是：

天挺英豪志量开，休教轻觑小儿孩。

未施济世安民手，先见惊天动地才。

再说钱婆留到十七八岁时，戴了冠，束了发，长得一表人材，生得身高力大，腰宽膀阔，十八种武艺，不学而高超。虽然曾进过学堂读书，粗略懂了一点点义，便抛到一边，不肯专心攻读，又不肯做农活或经商。在乡里不干好事，一向偷鸡摸狗，喝酒赌钱。家中也有些小积蓄，都被他赌博，十有八九都用光了。爹娘若说他不对，他就憋着气，三天两头不归家。因此管不了他，只得由他去。这时候乡里人都叫他“钱二郎”，不敢叫他小名了。一天，婆留因为没钱用，忽然想起：“顾三郎一伙，曾来拉我去贩卖私盐；我今天闲着没事，为何不去找他？”走到释迦院前，从戚汉老门前经过，那戚汉老是钱塘县第一个开赌场的。家中养了几个妓女，招引赌客。婆留空闲时，也常在他家赌钱住宿。这一天，忽见戚汉老左手上横着一把秤，右手提了一只大公鸡、一个猪头回来，看见婆留便说：“二郎，好久不见了。”婆留问道：“有什么好赌客在家里？”汉老说：“不瞒二郎说，我们县里隶事老爷有两位公子，喜欢的就是赌博，也肯花费酒钱，有多嘴的人对他们说了，引到我家来坐坐，要找人来赌双陆。别人听说是现在官府老爷的儿子，没人敢来凑合。二郎如果有赌金，进去赌赛一局。他们都是用现金作注的，一分一文也不欠。”婆留口中不说话，心里想道：“两天来正没生意，就去弄几贯钱用用。”便向戚汉老说：“别人怕他当官的，我却不怕他。就赌一局，有什么关系？只怕赌注少，要被财主笑话。

待会儿赌博时，我就说有錢在你这儿，你給我答应一声，贏了采头就平分。如果輸了，我自然会賠你。”汉老一向知道婆留平时的賭性最爽直，便答应说：“可以。”于是汉老同婆留进了門，与二钟相見。这二钟一个叫做钟明，一个叫做钟亮，他們的父亲是钟起，是本县的录事。汉老开口说：“这位錢大郎，年纪虽小，最喜欢舞拳弄棒，同时又善于賭博。听说两位公子在小人家裏，特地来进見。”原来二钟也喜欢拳棒，正投其心意；又見婆留一表人材，非常欢喜。于是叙談行礼之后，闲聊了几路拳法。钟明就要来双陆盘摆下，从身边取出十两重的一錠大銀，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今天与錢兄初次相识，就只賭这錠銀子。”婆留假装向袖里一摸，说道：“在下偶然出来拜会一个朋友，碰到戚汉老说公子在这儿，特地来相会，没有带什么賭金来。”回头看着汉老说：“反正有錢在你这儿，你替我承担好了。”汉老一时答应了，只得也取出十两銀子，放在一堆儿。婆留说：“我今天在这儿不方便，只有这十两銀子，分为两局来賭么？”古人说：“賭本多胆子大。”婆留自己没有一文錢，却让汉老替出銀子，胆已经不壮了，着了急，一连两局都輸。钟明收起銀子，便说：“得罪，得罪。”让小厮另取了一两銀子，送给汉老，作为头錢。汉老虽然还有銀子在家里，只怕錢大郎又輸掉了，只得自认倒霉，收了一两銀子，将双陆盘放到一边，摆出酒菜来招待。婆留哪里有心思喝酒，便说：“公子慢坐，让在下回家去，再取錢来決賭怎么样？”钟明说：“这样最好。”钟亮说：“既然錢兄有兴致，明天早点儿到这里，玩上一天；今日知己相逢，就一齐喝酒吧。”婆留只得坐下，两个妓女唱曲劝酒。正是：

賭場逢妓女，銀子当磚块。

牡丹花下死，还却风流債。

这天正在欢乐地喝酒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敲门声。开门看时，原来是录事官衙中轮值当班的，说道：“老爷请公子商议事情。让小的们哪里都找不到，原来却在这里！”钟明、钟亮便站起身来说：“老父亲呼唤，不能不回去。钱兄，明天要早点来玩耍。”嘱咐完，向汉老说了声打扰，和当班的一齐回去了。婆留也要出门去，被汉老双手拉住说：“我替你出的十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我？”婆留一手甩开他就走，嘴里回答说：“改天就送来还给你。”出了门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天手里没钱，可是又赌得不痛快。还是去找顾三郎，借几贯钱，明天来翻本。”带着三分酒兴，一直往南门街上走来。

正向一个僻静的巷口撒尿，背后一个人把他脑袋后面一拍，叫道：“太郎，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？”婆留回头看时，正是贩卖私盐的头儿顾三郎。婆留说：“三郎，今天来拜访，有一句话要说。”顾三郎说：“什么话？”婆留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这两天赌得没兴致，跟你借百十贯钱去翻本。”顾三郎说：“百十贯钱也容易，只要今晚跟我去就有。”婆留说：“到哪里去？”顾三郎说：“别问别问，一齐到城外就知道了。”

两人走出城门，正好日落西山，天色渐渐昏暗。大约走了二里的路程，到了一个水港口，黑影里看见系着个小船，离开岸边有数尺，船上用芦席满满盖住，密不透风，并没有一个人。顾三郎捡起泥块，向芦席上一撒，撒得发出声响。忽然芦席打开之处，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，咳嗽一声。顾三郎也咳嗽作答应。那边的两个人，于是就撑船靠拢来，顾三郎和婆留下了船舱。船舱里还藏得有四个人，这里两个人下了舱，便问道：“三郎，你与什么人一起来？”顾三郎说：“请了主将在这儿。不要多说，快点开船去。”说完，大家拿起船橹启动竹篙，把这只船儿

弄得象梭子似地去了。婆留说：“你们今天晚上又要干什么活？”顾三郎说：“不瞒你说，两天没有做什么生意，手头艰难。听说有个王节使的装载家眷的船，今晚停泊在天目山下，明天早上要去进香。这人非常富有，船中肯定有很多金银财宝，弟兄们想要借他一些来使用。只是他手下有两个苍头，叫做张龙、赵虎，很有本事，没人对付得了他。正想到大郎本事大，上天侥幸刚才相遇，这真是上天给我们方便，大胆邀请他到这儿。”婆留说：“做官的贪赃枉法得来的钱财，这是不义之财，取了没什么关系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听到船头前面船桨划动的声响，又有一个小划船来到。船上一共有五个好汉在上面，两只船上同样的咳嗽相应。婆留已经知道是同伙，便不问他。只见两船靠近，顾三郎悄悄问道：“那个目标歇在哪里？”划船上的人答道：“就在前面一里远的地方，我们已经盯住了。”于是大家将船摇进芦苇中停下，敲石头取着火。好汉们都来与婆留相见。船中已准备得有酒肉，每个人大碗酒大块肉吃了一顿。分派了兵器用具，两只船，十三个好汉，一齐向前出发。

远远望见大船上灯光未灭。大家摇船靠上去，发出一声喊叫，都跳上船头。婆留手里拿着铁棱棒冲在第一，正好遇着张龙，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中。赵虎向着后艄就跑。满船人都吓得魂飞魄散，哪个再敢抗敌。一个个跪倒在船舱，连声叫着饶命。婆留说：“各位兄弟听我吩咐：只许收拾金银财富，不要杀害他们的性命。”大家依从了他的话，将船里的钱财任意搬取。打了声唿哨，大家仍然分作两队，下到小船，飞一样地摇去了。

原来王节使船在另一个官船中，他的家眷先到了一天。第二天，王节使才到，已经知道家眷的船被抢。仔细开了失单，向

杭州府告状。杭州刺史董昌批准了，把文书下到各县，察访缉拿真正的赃物真正的强盗。文书下到临安县来，知县派县尉协助缉捕使臣，限定时间限定日子去捉拿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顾三郎一伙人，重新将船停在芦苇丛中，将所得到的财物，大家作十三份均分。因为婆留出了力，商议决定多分一份给他。婆留一共得了三大锭元宝，一百多两碎银子，以及金银酒具首饰又有十多样。这时天色渐渐明亮，城门已经打开。婆留怀里装了许多东西，跳上船头，对顾三郎说：“多谢做成了事，下次再来效力。”说完，进城径直来到戚汉老家。汉老还正在床上翻身，被婆留唤起来，双手揉着眼睛，说道：“大郎有什么事来得这么早？”婆留说：“钟家兄弟怎么还没来？我找他们翻本来了。”便将元宝碎银以及酒具首饰，一并交给戚汉老，说道：“恐怕又要麻烦你承担赌金，这些东西都留在这儿，慢慢的支付。昨天借你的十两银子，你就在里头扣除了吧。今天二钟来，你替我用几两碎子做一个东道主，就算我请他们吃一席。”戚汉老见了许多财物，心中欢喜，连声答应说：“这件小事，就听大郎吩咐。”婆留说：“今天起得早了一些，既然二钟还没来，我要找个清静的地方睡个觉。”戚汉老引他到一个小小的亭阁中的白木床上，叫道：“大郎随便安乐，小人去梳洗一下。”

却说钟明、钟亮在官衙中吃过早饭，袖里装了几锭银子，再到戚汉老家来。汉老正在门口买这买那，见了二钟，便说：“钱大郎今天做东道主相请，在这儿专门等候好久了，正在小阁中睡觉。二位先请进去，小人就来奉陪。”钟明、钟亮两人暗自称赞说：“难得这样讲信义的人。”走进堂屋中，只听到打鼾的声音，象霹雳一样的响。二钟吃了一惊，找到小阁中，猛然看

见一个一丈多长的大蜥蜴，躺在床上，头上长着两只角，五色的云雾笼罩着。钟明、钟亮一齐叫道：“奇怪！”就这一声“奇怪”，便把云雾冲散，不见了蜥蜴。定睛看时，原来是钱大郎直挺挺地睡着。弟兄两个心里想道：“常听说异人大多有变化的形象，明明是个蜥蜴，怎么却是钱大郎？这人以后肯定有些好处，我们趁着他未发达之前，跟他结交，有什么不好？”两人商量定了，等到婆留醒来，两人也不说原因，只说：“我们弟兄俩仰慕你的信义，情愿与你结桃园之义，不知道大郎是否答应？”婆留也喜欢二钟为人豪爽慷慨，于是就在小阁中，相互八拜定了交。因为婆留年纪最小，做了三弟。这天也不赌钱，大家畅饮一通然后告别。分手时，钟明把昨天赌赢的十两银子，送还给婆留。婆留哪里肯收，便说：“戚汉老那里小弟自己还过了，这银子，大哥暂且留下，等到小弟手中缺钱时，再借也不迟。”钟明只好收下去了。

从这天开始，三个人经常相聚。因为是喝酒打人，在饮酒赌博场中出了个大名，号称为“钱塘三虎”。这句话，传到钟起耳朵里，很不高兴。把两个儿子拘禁在官衙中，不许他们出外游荡。婆留连日不见二钟，在录事官衙前打听，才知道这个消息。有些害怕，好几天不敢去找二钟相会。正是：

取友心须端，休将戏谑看。

家严儿学好，子孝父心宽。

再说钱婆留与二钟疏远了，少不了又与顾三郎这伙人亲密起来，经常一齐去贩私盐做强盗，这种违法的事情，也不知道做下了几十次。原来做违法生意的，第一次胆小，第二次胆大，第三第四次浑身都是胆了。他不用花本钱，大锭银子大贯钱钞的使用，侥幸事情没被发现，落得个快活享受，等到事情

败露的时候，他也拼得了做得了。自古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”只因为顾三郎一伙里的陈小乙，把一对赤金莲花杯，在银匠家兑换银子，被银匠认出来是李十九员外家中的东西，对做公差的说。公差报告了县尉，查访到这伙人的姓名，还没有捉拿。

忽然有一天，县尉请钟录事父子在官衙中喝酒。因为钟明写得一手好字，县尉请他到书房，求他写一幅单条。钟明写了李太白《少年行》一篇，县尉展开观看称赞不已。钟明偶然一眼瞅见大端石砚下，露出一些纸角，推开石砚看时，写着许多人的姓名。钟明有心，乘人看不见，取来藏在袖中。背地里偷偷一看，原来是所查访到的盐盗的单子，里面有钱婆留的名字。钟明吃了一惊，上席后喝不了几杯酒，便借口说肚子痛要先回去。县尉只以为他真的生病，由他去了，谁知原来是钟明的诡计。

当时钟明也不回去，急急忙忙跑到戚汉老家，让他去找寻婆留说话，恰好婆留正在他场中赌钱掷骰子。钟明见了他也没时间作揖，拉着他一只胳膊牵出门外，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说道如此如此，“幸亏我看见，偷得了缉捕名单在这里。兄弟快些躲藏起来，恐怕不久要来捉拿，我可救不了你。一面我让人替你在县尉那儿上下打点钱，如果三个月内不发作时，才可以出头露面。兄弟千万要保重。”婆留说：“名单上的许多人，都是我的心腹至友，哥哥如果设法营救时，应当全部给他宽解说情。如果让一个人被抓见官，大家都没法干净。”钟明说：“我自有主意。”说完，钟明自己去了。这一个消息急得婆留脚也不停，一直跑到南门来找到顾三郎，告诉了他这件事，也让他们一伙人迅速离开，不要招风惹火。顾三郎说：“我们只要下了盐

船，各个镇市四处散开，没人会发觉。只是守着爹娘，没地方可去，那怎么办？”婆留说：“我自己没关系，保重保重！”说完告别而去。从此婆留装病在家中，整整住了三个月。从早到晚只是练习枪棒，并不敢出门去。连他自己爹娘也说这是个怪事，但又不知道其中的缘故。有诗为证：

钟明欲救婆留难，又见婆留转报人。

同乐同忧真义气，英雄必不负交亲。

却说县尉第二天正要拘捕罪犯，找寻砚底下这张访单，已经不见了，顿时乱了起来。把书房中的小厮吊起来拷打，根本不肯招认。一连乱了三天，没一点音讯，县尉没了主意。这时钟明、钟亮拼着花自己的钱财，上下打点，缉捕使臣都得了贿赂；又把白银二百两，央求使臣转送给县尉，让他搁起这一宗公事。幸好县尉性子贪婪，又听到使臣说道，录事官衙里的人替他打点，只怀疑那边先到了录事手中，我也落得轻松，做人情。接受了银子，假装立限期让使臣缉访。过了一月两月，把这件事情都放慢了。正是“官无三日紧”，又说是“有钱使得鬼推磨”，不在话下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江西洪州有一个术士：

此人善识天文，精通相术。白虹贯日，便知易水奸谋；宝气腾空，预辨丰城神物。决班超封侯之贵，刻邓通饿死之期。殃祥有准半神仙，占候无差高术士。

这个术士叫做廖生，预先知道唐朝将要大乱，隐居在松门山中。忽然有一天晚上正坐着，望见北斗星座之间，隐隐约有龙身上的花纹和五色云彩，知道是王气。算来应该是钱塘这一区域。特地收拾行李包裹来游访钱塘。再次占卜云气，却又在临安这个地方，于是装作相面的人，隐居在临安市上。每天市

中的人来求相面的很多，都是些平凡的普通人，并没有异人在里面。忽然想起：“录事钟起，是我的老朋友，为什么不去见他？”于是连忙到录事衙门中通报了姓名。钟起知道是老朋友廖生到了这里，反穿着鞋子就去迎接。相见行礼之后，各人说了些问寒问暖的话。钟起请问他的来意，廖生让跟从的人退下，悄悄向钟起耳边说道：“我晚上观望云气，知道有异人在你们县上。在市里找了几天，根本就找不到。看足下您尊贵的面相，虽然富贵显达，也不足以算得上异人。”钟起于是召唤出钟明、钟亮两个儿子，求他看一看。廖生说：“骨法虽然尊贵，但不过是任大臣的官位。所谓的异人，上等的对应着北斗星间的王气，只有天子才足以当得起，最下等的也得是五霸诸侯，才能应验这一征兆。”钟起于是挽留廖生在官衙中住宿。

第二天，钟起只说是县府里有桩疑难事，要一起商量讨论，准备下酒席在英山寺中，全部召集起本县有头有脸的豪杰来聚会，让廖生背地里一个个看过。其中贵贱不一样，都不足以承当大贵的兆头。当天酒席散后，钟起再次邀请廖生到官衙中，想等到第二天，重新找寻乡村豪杰，让他看个够。这时天气将晚，两个人并排骑马而回。

却说钱婆留在家，已守过了三个月平安无事，非常欢喜。想起二钟的救命之恩，大着胆子，来到县府前面，听说钟起在英山寺设宴聚会，悄悄地来到他的官衙中，要找二钟兄弟俩拜谢。钟明、钟亮知道是婆留来相访，乘着父亲不在，慌忙出来，迎着他相会说话。忽然听到马铃声响，钟起回来了。婆留望见了钟起，吓得心头乱跳，低着头，往外只顾跑。钟起问是什么人，喝令让人抓住。廖生急忙向钟起说道：“奇怪啊，奇怪啊！所说的异人，就应在这个人身上，不可以怠慢他。”钟起一向相信